

000305

民族哲学论文选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哲学论文选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哲学论文选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2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31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01—016--6/B·1

(书号：2441·1) 定价：1.40元

~~009305~~

80994

前　　言

这套《民族研究论丛》，是从我院教学与科研等有关人员自建校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民族研究论文中，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文、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哲学思想和民族古籍研究等门类，分别选编而成。这样，可以积零为整，便于读者参阅，并可借此回顾我院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历程，以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为编选这套论丛，在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并由科研处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编辑这样的论丛在我们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缺乏，水平有限，选编不当，甚至书中出现差错，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作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编委会

目 录

- 建议重视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 邓 祥 (1)
谈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吴德希 佟德富 (4)
略论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 佟德富 班班多杰 (13)
略论古代彝族的自然哲学 冯 利 (27)
苗族先民关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 李廷贵 (42)
铜鼓的纹饰、造型和壮族祖先的宇宙观 梁庭望 (54)
《福乐智慧》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恩和巴图 张克武 (65)
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初探 李延良 (74)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哲学思想 李延良 (82)
海瑞《治安疏》的哲学思想初探 张克武 陈喜忠 (90)
试析壮族《传扬诗》的哲学思想 梁庭望 (101)
彝族文献《宇宙源流》哲学思想浅析 李延良 (114)
试论成吉思汗“天力论”及其特点 佟德富 (121)
努尔哈赤的天命观和求实精神 张 践 (137)
壮族《传扬诗》的伦理道德观 梁庭望 (144)
独具特色的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 佟德富 (152)
后记

建议重视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

邓 祥

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或比较悠久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歷史都作过贡献。”^① 我们无论进行实际工作，还是从事学术研究，都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中，如实地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把它放到一个应有的地位。无视或轻视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既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本包括少数民族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史》，对于我们来说，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还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园地”，需要填补的“空白”。近些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学术界在编著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以及有关中国地震资料方面，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讲汉族不讲少数民族的偏向，率先搜集、整理和反映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学和天文历法（如藏历、傣历）。这种作法值得我们哲学工作者学习。可以肯定，这些学科的工作进展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8页。

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也将起推动和辅助的作用。

为了积极地开展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工作，我认为：

第一，抢救、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是急需的。在我们国家里，除了浩繁的汉文历史资料以外，还有大量的满文、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纳西文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以及西夏文、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这些文献（和文物）是我们了解、研究各个兄弟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以及哲学思想的主要文字依据。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大量有价值的、稀有的民族文字资料（和文物），或被烧毁，或因无人管理而丢失流散了。当前，必须尽快抢救这部分幸免浩劫的民族文字历史文献，进行清查、摸底，使我们对民族文字资料的分布、存量、分类、版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供研究的需用。

第二，翻译、出版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是急需的。我国现存的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可以说，大部分还没有得到整理和翻译。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组织力量，将这些资料翻译成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以适应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要求，并根据各个学科的需要，出版各类资料汇编或选编，如《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资料》等等。据了解，目前，新疆、内蒙古已在组织人力翻译本地区的民族文字历史资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翻译的《福乐智慧》，贵州毕节地区从彝文译成汉文的《西南彝志》、《宇宙源流》、《宇宙人文论》等书，都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第三，组织协作，建立机构，制定规划，也是急需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是不可能孤立进行的，必须组织各种学科、各类专业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协作。比如：傣族

历法资料，对于研究傣族的哲学思想发展，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如，在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资料中，也能散见到许多哲学观点，这对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是很有用的。为了搜集、整理、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集中一些人力，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制定一个统一的、切实可行的规划，这也是必要的。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研究部门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重视，大家齐心协力，扎实实地开展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工作是会作出成绩来的。

（原载197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谈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吴德希 佟德富

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项新课题。两年多来，我们在着手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时，碰到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有没有意义？许多同志对这些问题都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些同志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要不要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因此，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当然，要彻底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具体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但从一般意义上，即从方法论的角度，也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探讨，因为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它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问题。

大家都知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哲学的这个定义不仅指明了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区别，也指明了它同世界观的关系。任何人都可能对世界的一般性问题、普遍性问题有一定的看法或观点，或者说具备某种世界观，但这并不等于人人都掌握了某种哲学。普通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往往是自发的、朴素的、零散的，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哲学则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

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能够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民族起码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这个民族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每一个民族，不论人数多少，发展程度高低，只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活动中，肯定会产生对自然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对这两方面的知识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这个民族的某种哲学思想。当然，各个民族哲学思想系统化的程度，因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只要对世界一般问题、一般规律有了一定的系统的认识，就不能否认某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存在。

大家都承认，古希腊哲学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世界一般问题朴素、自发的看法或观点，“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①并没有谁因其原始和朴素而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存在，恰恰相反，大家都一致公认希腊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恩格斯还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②赫拉克利特关于火是世界的本源，它按一定规律燃烧和熄灭的那段论述，显然带有朴素和直观的性质，但列宁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③如果有人以现在关于哲学的科学定义为理由，来否定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存在，那大家是不会赞同的。对古希腊哲学不能如此苛求，对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这样苛求。

科学文化和理论思维比较发达的民族，可能产生了专门阐述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历史的哲学著作。但是，有许多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族特别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没有或很少有这种专门的哲学著作，能不能由此判断这些民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呢？不能。我国汉族的古代历史上专门的哲学著作也不见得很多，但其哲学思想却很丰富。张岱年同志说：“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①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许多哲学思想不见得都反映在哲学专著当中，这些思想也可以反映在政治、历史、文学等其它著作或文献当中。譬如，《论语》不是哲学专著，而是关于孔子言论的汇编，但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它所包含的丰富哲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论，情况也是如此。

这种观点和看法，也适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或文献。在这些文献和著作中，也不乏有关哲学思想的论述。就蒙古民族来说，在它近千年的历史中，虽然至今在国内所发现的专门哲学著作很少，但其哲学思想的存在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蒙古族的许多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中，都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有些思想还是相当深刻的。在《蒙古秘史》中，关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根源及当时蒙古草原发生许多事变的根源，就有统统归于天命的说法。这部著作中所反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在《蒙古源流》中，有关于世界本原的整段整段的议论，提出了把世界的本原归之于风坛、水坛、土坛的三坛论。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的著作中也有比较丰富的关于哲学思想的见解。至于蒙古地区广泛流传的喇嘛教中的哲学思想更其丰富。就是在民间谚语、歌谣和传说中，也包含不少朴素的哲学思想。例如，公元五、六世纪，在我国北方草原上流行着一首《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谣生命力极强，流传至今，听

^① 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了之后仍然意味盎然，就如置身于苍茫寥廓的大草原上，穹庐形的天恰似一座大蒙古包，笼盖在四方原野之上，……这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念——天圆地方说。又如，八百年前的蒙古族谚语“身有首，衣有袖”，比喻汗（领袖）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性。短短六个字，价值千金。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恐怕也是大同小异。比如，藏族的“因明学”，维吾尔族《福乐智慧》，彝族的《宇宙人文论》、《勒俄特衣》，苗族的《古歌》和《佳》，纳西族的《东巴经》，以及明代回族哲学家李贽的大量哲学著作等，都是关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珍贵典籍，也是我国哲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财富。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一个民族的哲学是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这个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不可能设想，在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各少数民族竟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否认少数民族存在哲学思想的看法，不仅贬低和抹杀了少数民族的重大贡献，否定了他们的文化，而且也是无异于对哲学的直接否定。就以实现祖国空前统一的元代为例，它是“疆域户数，远过汉唐”，^②被史籍誉为“汉唐之盛，所未有也”^③的一代封建盛世。起过这样历史作用的朝代，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呢？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有的同志认为，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是汉族的思想。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② 《秋涧先生大全文章·便民三十五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元朝蒙古族统治阶级统治中国将近一个世纪，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时蒙古族统治阶级只是中国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更没有理由认为当时蒙古族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而是别的民族的思想。我们不否认各民族之间思想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少数民族的思想里有汉族思想的影响，同样，汉族的思想里也有少数民族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一旦接受了汉族思想的影响，就会把这种影响同自己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变成自己思想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否则这种影响就不会继续下去。各民族间思想上积极的影响不仅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这是各民族相互交往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没有理由把这种相互影响只看作是单方面的。

二

在讨论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有无必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大力发掘、搜集、翻译、整理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遗产，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是胜利完成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任务的需要，也是真正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需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可见，理论思维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发展和继承这方面的遗产，是提高理论思维的必要途径。正象恩格斯指出的，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这里所说的“学习以往的哲学”，即包括学习和继承各民族历史上哲学思想遗产。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是互相促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会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提供物质保证。显然，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对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把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是小题大作，或者认为，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都是个问题，即使有哲学思想，那也是遥远的历史，与现实挂不起来，对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会有什么作用。其实这是一种糊涂思想，也是一种历史的偏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以以往各个时代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都是在以往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这样，才能构成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历史发展的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学。在这一门历史科学中，以往的思想，虽然不排除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财富，但主要是本民族的，本国家的。这正是构成各民族的思想具有自己的特征、具有自己独立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缘由。同样，每一个民族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情况和特点有机结合，才能在对比和联系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而在本民族思想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思想的特点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第三，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各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首先开发和统一了祖国的边疆；有的统一过半个中国，甚至象蒙古族和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还实现了全国的空前大统一。我国少数民族对发展祖国的经济、科学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所共知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既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末，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我国各少数民族，怎么可能没有哲学思想方面的概括和总结呢？因此，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遗产，同研究他们对祖国所做出的贡献一样，是十分必要的，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四，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也可以看出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几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只是汉族的哲学史，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这是不符合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貌的。就是汉族哲学史著作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奴隶社会和近代哲学这两部分所占的分量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我们觉得，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代部分材料不足，而对近代部分则重视和研究得不够。古代部分之所以材料不足，同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以及重视程度不能不说没有密切关系。为了充实这一薄弱环节，除继续发掘汉族哲学思想遗产之外，大力发掘、搜集、翻译和整理少数民族哲学思想遗产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够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就能为弥补上述的欠缺做出贡献。再者，我国少数民族本来就给我们遗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遗产采取冷漠的态度。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直到解放还保留有原始公社制残余，西藏地区直到1951年和平解放，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前夕，还完全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有原始宗教活动，另一些少数民族则信仰互不相同的人为宗教；从家庭和婚姻制度方面来看，我国一些偏僻、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初还保留有某些原始的婚姻家庭遗俗。所有这些情况以及与之相应文化，给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思想提供了天然的“百科全书”，这部天然的“百科全书”对于我们研究阶级的起源和本质、宗教的起源和本质以及阶级和宗教的关系；对于研究哲学的产生和本质以及哲学同宗教的关系、哲学同阶级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对于这些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无疑是对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补充和发展，使其在体系和结构上更加完整和系统，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和丰富。由此可见，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是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充实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提高它的质量的必要条件和步骤。

最后，从国际学术动态来看，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也是十分必要的。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

都在对我国少数民族积极开展研究。以蒙古学为例，目前在欧、亚、美等地区，有四十多个国家设有蒙古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从1959年9月至今，已经开过三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1970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决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其中许多国家的学者在研究蒙古族哲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又如，对维吾尔族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杰出的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著作《福乐智慧》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同样，对藏、彝、傣、苗等少数民族思想的研究，在国际上也很重视。与此相比，我们国内却很少研究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从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着想，我们也有必要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做也有助于我们同各种错误观点和反动宣传作斗争，维护祖国的尊严。

在全国各民族院校和有关研究机构的重视和支持下，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同志已投入到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工作中来。我们坚信，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定会带来丰硕的成果。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